御

發翰文合在江
浙藏閣推擴古
今書籍務苑

DS
735
A2K86
v.19

三

v.19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七

長洲過元皎輯

輔國門

治民

興利

鄭宏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後漢書鄭宏傳

杜預拜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

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晉書杜預傳

高允遷中書侍郎加建武將軍領著作郎世祖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魏書高允傳

張鑄轉金部郎中嘗上言曰國家以務農爲本守令以勸課爲

先廣闢田疇用實倉廩竊見所在鄉村浮戸方事墾闢甫成生計種田未至二項植木未及十年縣司以定色役民畏責斂捨之而去殊乖撫恤之方徒設招携之令望令諸州應有荒田縱民墾蒔俟及五項已上三年外始聽差科從之 宋史張鑄傳

竇儼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以爲國家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斁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囿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 宋史竇儀傳

張去華拜工部侍郎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眞宗深所嘉賞命以縑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宋史張去華傳）

呂夷簡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宋史呂夷簡傳）

錢彥遠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彥遠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

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戸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宋史錢惟演傳

路伯達升尙書刑部郎中上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除蓄伯達對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眞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盜

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金史路伯達傳

張文謙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元史張文謙傳

平賦

貢禹爲御史大夫禹以爲古民亾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漢書貢禹傳

沈懷文爲侍中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

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宋書沈懷文傳

蘇綽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子威授太子少保兼納言初威父綽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北史蘇綽傳

張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舊唐書張說傳

李珏擢右拾遺穆宗即位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榷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

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𢼸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邽令新唐書李珏傳

劉審交拜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五代史劉審交傳

劉昫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

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覆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 五代史劉昫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修使遷司空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眞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 宋史王旦傳

程琳改三司使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 宋史程琳傳

宋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遣官考覈期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宋史宋綬傳

王堯臣權三司使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而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宋史王堯臣傳

陳希亮判三司戶部句院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蠲三十餘萬斤宋史陳希亮傳

張中彥爲吏部尚書上疏曰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

者征而不譏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傷國體乞禁止從之金史張中彥傳

完顏閭山爲吏部尚書廷議遣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金史完顏閭山傳

王維翰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金史王維翰傳

阿魯渾薩理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桑哥奏立徵利司理天下逋欠使者相望於道所在囹圄皆滿道路側目無敢言者會地震北京阿魯渾薩理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百姓相慶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董俊授左副元帥戊子歲朝於行在諸將獻戶口各增數要利吏請如衆俊曰民實少而欺以數多他日上需求無應必重歛以承命是我獨利而民日困也 元史董俊傳

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憲宗即位入覲時包銀制行朝議戶賦銀六兩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晉亨面責之曰諸君職在親民民之利病且不知乎今天顏咫尺知而不言罪也承命而歸事不克濟罪當何如且五方土產各異隨其產爲賦則民便而易足必責輸銀雖破民之產有不能辦者大臣以聞明日召見如其言以對帝是之乃得蠲戶額三之一仍聽民輸他物遂爲定制 元史張晉亨傳

李稷爲戸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祅寇竊發民庶流亾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元史李稷傳

除弊

高柔爲廷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産没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

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志高柔傳

沈懷文爲侍中西陽王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宏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 宋書沈懷文傳

蘇孝慈領太子左衛率判工部戸部二尚書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先是以百寮供費不給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

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與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北史蘇孝慈傳

韋處厚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新唐書韋處厚傳

李穀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宋史李穀傳

王嚴爲三司鹽鐵副使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

獻媚家衆莫敢逆其意鬷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宋史王鬷傳

張方平判尚書都省知陳州王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宋史張方平傳

移剌子敬遷右諫議大夫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百姓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金史移剌子敬傳

黃久約授左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

道金史黃久約傳

趙孟頫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輙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元史趙孟頫傳

崔彧遷御史中丞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踊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元史崔彧傳

除害

劉蒍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蒍移書所在依科品沒

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後漢書劉祐傳

薛登本名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旣誅遷太子賓客舊唐書薛登傳

姚合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新唐書姚崇傳

李朝隱屈遷長安令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由是權豪斂伏新唐書李朝隱傳

李栖筠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新唐書李栖筠傳

畢士安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宋史畢士安傳

翟汝文遷給事中內侍梁師成強市百姓墓田廣其園圃汝文言於上師成諷宰相黜汝文出守宣州宋史翟汝文傳

丞相襄拜右丞相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

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金史內族襄傳

李晏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初錦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爲奴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乎遼以良民爲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盡釋爲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大睦親府事謀衍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没爲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擿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金史李晏傳

施惠

歸暘遷右司都事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元史歸暘傳

救災

張奮爲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迺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

陽令陳歆卽大雨三日後漢書張純傳

姚崇遷紫微令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誚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祅今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

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諠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穫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虵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新唐書姚崇傳

段思恭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徧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宋史段思恭傳

王禹偁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役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

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須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 宋史王禹偁傳

許奕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於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迨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爲災乎 宋史許奕傳

楊雲翼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 金史楊雲

翼傳

鄭子聃改侍御史京畿旱詔子聃決囚遂澍雨人以比顏眞卿金史鄭子聃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延祐間朔漠大風雪羊馬駝畜盡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爲奴婢拜住以興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䘏請立宗仁衞總之命縣官贖還置衞中以遂生養元史拜住傳

趙孟頫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箺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

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亾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 元史趙孟頫傳

救荒

樊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厭災水春秋穀梁傳曰

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
到部開倉稟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
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
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後漢書樊宏傳

梁商爲大將軍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已
惠 後漢書梁統傳

沈曇慶位尚書左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令常平倉以救人急
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 南史沈懷文傳

長孫平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

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北史長孫嵩傳

戴胄轉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

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舊唐書戴胄傳

李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旱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詰絳絳奏方閫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有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黜責之新唐書李絳傳

劉思立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彼

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新唐書劉憲傳

鄭驤爲三司度支判官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宋史鄭驤傳

吳及擢右正言管勾登聞檢院及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以違制律宋史吳及傳

杜衍爲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

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 宋史杜衍傳

范仲淹爲右司諫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 宋史范仲淹傳

錢暄進少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鈎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宋史錢惟演傳

司馬康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宋史司馬光傳

范祖禹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

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少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 宋史范鎮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 宋史王巖叟傳

鄭雍徙右諫議大夫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哲宗

悟追止之宋史鄭雍傳

黃廉爲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當舉催久饑初稔纍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宋史黃廉傳

賈易爲侍御史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宋史賈易傳

王淮拜左丞相鎮江饑民彊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宋史王淮傳

紇石烈良弼拜左丞相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

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金史紇石烈良弼傳

侯摯拜尚書右丞河北大飢摯上言曰今河朔饑甚人至相食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國各列疆

界然晉饑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之況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而遏糴兵革尤爲可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爲便詔尚書省行之金史侯摯傳

鐵哥進資善大夫司農桓州飢民鬻子女以爲食鐵哥奏以官帑贖之拜中書平章政事平灤大水鐵哥奏曰散財聚民古之道也今平灤水災不加賑恤民不聊生矣從之從幸晉山饑民相望鐵哥輒發廩賑之既乃陳疏自劾帝稱善不已元史鐵哥傳

夾谷之奇爲吏部郎中歲大旱有司議平穀價以遏騰涌之患

之奇言莫若省經費輟土木之役庶足召和氣弭災變而有
豐稔之期 元史夾谷之奇傳
敬儼爲右司郎中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眞
犯獄既上朝議互有從違儼曰民饑而盜迫於不得已非故
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貸用是得減死者甚衆 元史敬儼傳
謝讓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等州民飢乞糴鄰郡憲司懼
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于朝讓設法立禁閉糴者有罪三
州之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元史謝讓傳
許有壬爲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元史許有壬傳

理財

戒營求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新唐書李絳傳

孫祖德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

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禆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宋史孫祖德傳

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卽禁中鍜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宋史陳俊卿傳

戒進奉

崔羣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憲宗急於邊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掊拾目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舊唐書崔羣傳

裴耀卿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置河陰集

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新唐書裴耀卿傳

李絳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鎭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宅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

帝因赦令
務使閻濟美格詔輸
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
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
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
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新唐書盧坦傳

歸融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

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新唐書歸崇敬傳

鄭珣瑜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繒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耶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 新唐書鄭珣瑜傳

崔羣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 新唐書崔羣傳

錢徽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 新唐書錢徽傳

盧秉進制置發運副使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在蓋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宋史盧革傳）

沈作賓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宋史沈作賓傳）

耶律楚材太宗即位條便宜事言貢獻禮物爲害非輕深宜禁斷帝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元史耶律楚材傳）

戒積聚

李燮遷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後漢書李固傳）

陸贄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後涇師急變贄從狩奉天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

帝悟卽撤其署 新唐書陸贄傳

戒用度

陳恕遷禮部侍郎眞宗卽位加戸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 宋史陳恕傳

程琳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 宋史程琳傳

禿堅不花加金紫光祿大夫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

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元史貫昔剌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元史蓋苗傳

興化

重典籍

楊終受業習春秋拜校書郎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爲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

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
與於白虎觀焉 後漢書楊終傳

蔡邕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後漢書蔡邕傳

王允爲司徒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後漢書王允傳

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内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魏志袁渙傳

裴頠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晉書裴秀傳

任昉轉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梁書任昉傳

王泰遷祕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梁書王泰傳

李先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魏書李先傳

孫惠蔚世宗即位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

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交家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亾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殘落始末

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

詔許之 魏書孫惠蔚傳

樊遜假大行臺郎中送吏部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

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籍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北齊書樊遜傳

寇儁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周書寇儁傳）

柳虯爲丞相府記室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

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周書柳虯傳

牛宏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

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
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
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
人擾亂圖書縑帛皆收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
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
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
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
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
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
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

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